

一场被忽视歪曲和掩盖了四百年真相的国际战争、一场因为日本企图角逐亚洲霸主地位爆发的大战、一场彻底影响亚洲此后三百余年战略格局的大战



马伯庸 汗青◎著

帝国 最后的荣耀

大明1592·抗日援朝

壬辰倭乱

帝国 最后的荣耀

大明1592·抗日援朝

王辰倭乱

马伯庸 汗青◎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 1592·抗日援朝（全二册） / 马伯庸，汗青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1

ISBN 978-7-203-07169-3

I. ①帝… II. ①马… ②汗…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9445 号

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 1592·抗日援朝·壬辰倭乱

著 者：马伯庸 汗 青

责任编辑：樊 中

助理编辑：任 杰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40.75

字 数：435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7169-3

定 价：68.00 元(全二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言 在历史的峭壁上攀岩

毛佩琦

历史的魅力在哪里？

历史仿佛就在你前面，可是当你走近它，它却模糊了。

历史仿佛就在你身边，可是当你伸手抓它，它却成了碎片。

历史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而复原历史的真相却是如此困难。

历史就这样走过了，而它所以如此的原因又是如此扑朔迷离。必然吗？偶然吗？谁在主宰它，它又怎样影响着后世历史？

历史学家为还原历史真相殚精竭虑，历史学家为揭示历史的谜团呕心沥血，然而，已经被认为考证无误的事实可能一朝被推翻，已经被认为推断确凿的结论可能还有待于完善。真实历史只有一个，而对历史真实的追寻却永无穷尽。历史像一个严肃的老人，不苟言笑，坚守原则，绝无半点通融；它又像一个顽皮的童子，东躲西藏，半遮半露地与你嬉戏。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吧！

我们已经知道的那点历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犹如一滴滴水。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又是何等粗疏肤浅。秉笔直书和实事求是是中国史学的

优秀传统。但由于受了时代环境的限制和现实功利的驱使，一些人，包括史学从业者，却不能对历史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公正的思考。而当历史沦为政治工具时，它甚至成了被肆意践踏和任意涂抹的奴隶。

以明代历史而论，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了解是不尽完整的，对它的理解也是不尽正确的。比如，对于万历帝这样一个执政四十八年的皇帝，从几本流行读物中所得到的印象一般说来是概念化的、脸谱化的。万历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大都不甚了了，当然，对于万历年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同样也是不甚了了了。本书所揭示的正是万历年间发生的一段史实，由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指挥的，一场影响以后数百年整个东北亚格局走向的战争。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日本“大阁王”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气焰甚嚣尘上。他们攻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夕且渡鸭绿江”。朝鲜“请援之使，络绎于途”。明神宗召集廷议，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是“必争之地”。当年七月，明朝就派出了第一支援朝抗倭的军队，反应不可谓不速。然而这一仗竟接连打了将近七年，其间起伏跌宕，曲曲折折。不过最终的结果是“诸倭扬帆尽归”，明神宗“御门受俘”，明朝总算赢了。东北亚又回到了原来的秩序。

本书为我们展开的就是这一跨越中朝日的历史画面。打开书卷，我们将亲身参与其中的一场场战争，帷幄运筹，疆场厮杀；我们将近距离观察一个个人物，勇猛、怯懦、刚毅、狡诈。而当我们或拍案鼓舞，或扼腕叹息的时候，可能不被留意的却是作者的史学功夫和文学工力。

为深入描述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必须搜集详尽的史料，为驾驭庞大的全景式题材，必须对史料作精心的组织和梳理。史料分散于中朝日的官私文献中，不上穷碧落下黄泉而不可得；史料又是真伪并存，菁芜杂陈的，不去伪存真舍芜取菁而不可用。我们看博物馆里那些用碎片复原的器物，惊叹修复者的精湛手艺，而难以想象碎片埋在土里时的凌乱无序。史学前辈胡适、陈寅恪都曾提出史学研究需要高远的想象力。如果没有文学的工力，即使有丰富的材料，也无法结构成完美的叙事作品，就如同面对一堆器物碎片而不能复原。作者奉献的是一部可读的史书，

是一部文学性的史著，是一部可以走得近、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历史。

这几年有更多的人关注明史了，人们把它称为明史热。由于专业的缘故，我有幸被称为掀起明史热的第一人。四年前，作者之一的汗青就一再向我提及他们四处奔波地搜集明朝援朝抗倭史料的事。如今四易寒暑，一部大作已经摆在案头。我感受到了他们的严肃认真，也感受到了他们的艰苦努力。这使我想到了登山和攀岩。攀登者每一步都必须踩到实处，来不得半点马虎，每一步都必须为下一步做好准备，不能间断，更不能倒退。前面是艰难，身后是危险。如今他们历经艰险，已经沿着峭壁攀岩而上了。当一座山峰踩在脚下，无限风光尽收眼底时，其喜何似！

欣庆之余，无以为贺，聊赘数语以为祝词吧。

是为序。

2011年3月22日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序章 公元1592，亚洲命运的十字路口

公元1592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朝鲜王朝宣祖二十五年，干支纪年壬辰。这一年恰好位于中国两个小冰河期之间的间歇期，辽东的气候差强人意，春夏雨水尚称丰足。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一支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李朝的版图。

这支军队是从距离鸭绿江不远的九连城出发的，规模并不大，只有一千零二十九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辽东骑兵。最高指挥官是一员普通参将，名字叫做戴朝弁，副指挥官是一名游击，叫做史儒。^①他们只携带了很少的輜重，指挥官的表情很轻松，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似乎只是一次例行的边境任务。

他们穿过辽东、朝鲜边境的宽奠堡，一天之内便抵达了鸭绿江畔的渡口。士兵们约束着自己的坐骑，分批次踏上渡船。鸭绿江正处于丰水期，水流湍急，满载着明军士兵的渡船顺流而下，船速颇快。从清晨开始渡江，到下午一时许，这支军队便全部踏上了朝鲜的平安道，稍事休整后，向着义州方向开去。

^①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条。

这一次的渡江行动悄无声息，也没引起沿途居民的多少关注，但它其实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尖角，是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开端，是一场宏大叙述的开幕前奏。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冰山会逐渐显露出它庞大的身躯，牵引出一连串盘根错节的利益博弈，并最终引发几个庞然大物之间火星四溅的冲撞。

对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明军士兵来说，渡过鸭绿江只是个人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而整个东亚历史却因此而结结实实地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步，揭开了亚洲史上极为重要的“壬辰战争”序幕。

几年后，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因这次战争惨败、嫡系精兵强将损失严重而气病身亡，留下了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年轻继承人，还有个完全没有政治手腕却无比宠溺儿子的遗孀。日本史上最擅长隐忍的政治家德川家康乘虚而入，经过两场大战最终夺取了丰臣氏的统治权，日本进入了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江户幕府时代。

德川从壬辰之战后丰臣氏的结局知道，西边庞大的明帝国是日本现在招惹不起的强邻，而葡萄牙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们，则让他感觉到了还有来自海洋的威胁，所以此后两百多年时间日本都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免得不小心让大明这位强邻不爽了而对日本横眉冷目。

这一步，让朝鲜李朝在明帝国的庇护下，从国土尽失、政府流亡到全面收复失土，幸运地得以复国并继续保全了李朝的统治地位。此后的数百年里，朝鲜李朝唯中国马首是瞻，忠心耿耿地担任着中国附属国的角色，一直到百年前才亡于日本。

这一步，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个亚洲此后三百年的战略格局。

然而在中国，这却是被很多人都遗忘了的一步，也几乎是充满了负面评价的一步，同时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值得重视的一步。从正史上的记载寥寥无几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也因此，后人对此战了解不多，到了今天，这差不多真成了一场被各种迷雾掩盖了面目的战争。而万历皇帝和大明王朝，更为这次战争背上了不少骂名。这场由万历皇帝支持和主导的抗日援朝之战，历史评价一直毁誉参半，后世无数文人政客甚至指其是导致大明帝国衰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所谓的万历三大征

之一。

只是，真的如此吗？

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我们把时间暂停，调整一下历史望远镜的焦距，以这支小部队为圆心，在地图上画三个同心圆。

第一个圆的范围，半径大约是五百里。

在圆心的西南定州方向，朝鲜国王李昖和他的臣僚们正面色苍白地朝着义州赶路。过去几个月来，王室从汉城跑到了平壤，从平壤又撤到了定州，几乎跑丢了所有的领土、军队和脸面。李昖失魂落魄，一心只想渡过辽水，内附大明。朝鲜他不要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做大明朝的官，好让大明朝来对付这次危机。他知道，三千里江山虽然辽阔，但他和这个落魄的朝廷都已经无处可去。

东北方向。日军侵朝第二军团长加藤清正，正统率着两万余名精锐在咸镜道一路狂飙，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荡着这个极北苦寒之地，他甚至开始盘算渡过图们江，杀入大明领土。在距离他不远的吉州，朝鲜咸镜北兵使韩克诚面色阴沉地集结了六镇精兵，等候与日军的决战。他们是朝鲜当时唯一还成建制的军团，也是李朝最后的力量。

西北方向的大明辽东境内，大明建州卫都督金事努尔哈赤正带着他的女真骑兵们在白山黑水之间穿行，关于女真族部队请战入朝的奏章已经递到了北京，只要皇帝陛下一声令下，他愿意拿出自己部落的全部力量去打击日寇，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大明王朝不懈可击的忠诚。

而在渡江部队的大后方九连城，辽东总兵杨绍勋已经移文辽东副总兵祖承训，敦促他尽快率军出征，追上先遣部队。

在这个圆里，整个朝鲜失去了遮护辽东的功能，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沿线，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第一次面临来自东方的威胁。身经百战的大明辽东军团，即将面对同样身经百战的日本军团——而这两股军事力量，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卒，仍旧对敌手的底细懵懂无知。

第二个同心圆的半径，大约是三千里。

在整个朝鲜半岛，李朝已经“三都守失，八道瓦解”，十几万日军宛如一只巨大而贪婪的蜘蛛，伸出八条毛茸茸的长腿，盘踞在朝鲜的全部八道。其中小西行长守在平壤城数着自己的存粮，忧心忡忡地停止了

前进的步伐；加藤清正兴致勃勃地在咸镜道玩着闪电战；在这两位先锋之后，宇喜多秀家坐镇京畿道，与其他几位军团长控制着朝鲜几乎全部的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

在这些城市与大道之外，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诸道蜂起，郭再佑、高敬命、金千镒、赵宪等义军首领出没于崇山峻岭之间，酝酿着对侵略者的复仇。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才智与毅力，坚持到援军的到来。

这些义军唯一的慰藉，是一个远在丽水港的人。在这个六月，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站在丽水港码头上，操练着龟船，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的小舰队——至少在海上是这样。

在北京，万历皇帝坐在紫禁城里托着下巴，正在为如何说服群臣立朱常询为太子而苦苦思索。为了这件事，已经先后有申时行、王家屏两位首辅去职，罢官庭杖者不计其数，几乎整个帝国的官员都在为由皇帝家的哪个儿子继承家产，也就是“立嗣”而大吵大闹。他只有在疲惫的时候，才会偶尔抬起头，略微扫一眼各地来的奏章，看看辽阔的帝国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整个朝廷只有兵部尚书石星不合时宜地大声嚷嚷，呼吁朝廷尽快重视在朝鲜爆发的战争。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日本的朝鲜攻略几乎已经达成了全部目标，但之前的狂飙式突进带来的隐患也正在逐渐发酵。而北京的巨人此刻才缓慢地把目光转向东北，确实，他的决策和反应速度是迟钝的，不过一旦作出决定，就会震动四方。六月十五日那一千多人的渡江行动，动作虽然细微，却意味着巨人的铁拳很快就要挥出来了。

第三个同心圆，半径是六千里，几乎覆盖了整个东亚地区。

在日本名护屋，丰臣秀吉捧着心爱的茶具，开心得忘乎所以。整个日本四州六十六国已然俯首听命，朝鲜八道业已廓清，他的野心和自信已经膨胀到了极点。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三位心腹恭顺地等候着主君的指示，他们即将前往朝鲜，身负着“八道国割”的重任，要将朝鲜领土按照日本石高的标准进行重新检地，然后分封给各位有功之臣。朝鲜将会第一次被日本彻底吞并，日本将以此为基地攻向大明，铸就万世伟业。

而辽阔的中华帝国，尚未从诸多繁杂的事务中抽调出足够的力量。没办法，帝国实在是太大了。

在辽阔的中华帝国西北，唃拜战战兢兢地从宁夏镇的城墙里探出头来，一面巴望着蒙古人的援军能尽快过来，一面抵御明军越来越犀利的进攻。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李如松和麻贵的辽东大军、宣大的精锐步兵，以及远道而来的浙兵正风驰电掣地赶在征剿路上。他们如今一门心思放在宁夏平叛的经略上，还不曾预见未来自己在另外一处战场上的命运。

在更为遥远的西南播州，桀骜不驯的杨应龙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重庆的道路。在那里，贵州、四川两省巡抚将会决定他的罪名，究竟是聚众闹事，还是谋叛。他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局小小地干涉一下，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大明王朝。

尽管事务如此繁杂，明帝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还是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在山东，整饬兵道的工作已经在悄然进行，江南来的漕粮被截留以充军资；在天津，保定总兵倪尚忠所部已经开始移驻津门，以备策应；在浙江与福建，一艘艘的新锐战舰从船坞滑入大海。

这一切迹象都表明，帝国有意也有能力一战。

而在大明帝国之外的广袤海上，琉球中山王尚宁一脸为难地拿着两封书信。一封是日本要求朝贡的国书，言辞傲慢，语带威胁；一封是宗主国明朝的上谕，辞藻华丽，居高临下，要求琉球出兵打击倭人，配合天朝在朝鲜的部署。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琉球国的士兵数，再看看这两封书信，摇摇头，回到宫殿里继续睡觉去了。

在澳门、长崎和菲律宾，葡萄牙与西班牙商人、传教士们保持着冷漠的中立，他们知道，接下去显然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国际战争，因此他们小声谈论着东亚局势，并商量着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国家战略的意义已然凸显。

对日本来说，这是一次倾国之征；对李朝来说，这是一次亡国和复国之战；而对于大明帝国，这只是一次宣威于海外、证明天朝凛然不可侵犯的体面之战，一次在域外的局部战役，而已。先期渡江的千人部队，代表的是帝国坚定的态度，还没有太多其他实际意义。

这三个同心圆环环相扣，共享同一个轴心。整个辽东与朝鲜半岛、

整个中华帝国，乃至整个东亚都围绕着这一次小小的渡江行动而开始加速转动起来。地缘政治震荡出层层涟漪，埋下各种各样的因果，促使旧的政治板块应力达到了一个巅峰，以这个节点为标志，剧烈地碰撞，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与此同时，新的历史张力也在变动中悄然酝酿，为下一个百年蓄积力量。

总之，在1592年的六月十五日，这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时间节点，就像是一个十字路口。各方势力之前微妙的动态平衡，被明军一次渡江行动小小地扰动了一下，旋即这种震荡很快被传递、放大，最后化作一股巨大的洪流，把所有参与者都裹入其中，向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方向一起奔流而去。

壬辰年六月十七日，大明正式开始介入朝鲜战争。明军参将戴朝弁、游击史儒率部渡过鸭绿江，进赴义州。这是三个同心圆彼此碰撞而迸发出的第一朵火花。

调整完焦距之后，我们还得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到前一年，才能明白这其中代表的全部意义。

目 录

序 言 在历史的峭壁上攀岩 毛佩琦 / 001

序 章 公元 1592，亚洲命运的十字路口 / 001

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十四世纪的潜伏与暗战 / 001

第二章 “天下人”秀吉的烦恼 / 012

第三章 小中华 / 024

第四章 辩诬与联合国军 / 032

第五章 兵败如山倒 / 042

第六章 闪击 / 052

第七章 我要回家 / 078

第八章 明军始动 / 095

第九章 败北 / 109

第十章 第一次平壤之战：幕后的真相 / 120

第十一章 李舜臣（上） / 135

第十二章 李舜臣（下） / 148

第十三章 战与和 / 167

第十四章 廷议 / 183

第十五章 只想和你谈谈心 / 196

第十六章 我来了——李如松 / 208

第十七章 我看到了 / 224

第十八章 我赢了 / 236

第十九章 南兵北兵 / 264

第二十章 碧蹄馆 / 279

附图 / 305

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十四世纪的潜伏与暗战

公元1591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整个日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沿海随处可见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条新船滑入大海；铁炮工坊里火星乱溅，无数工匠挥汗如雨地打造着铁炮；巍峨的名护屋天守已见雏形，只待工匠们的最后修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排着长长的队列，高举自家的家纹，从家乡朝着九州汇聚而来，他们的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粮草与辎重车队。

这一连串古怪的异动，引起了一个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名叫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跟后世名人许三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做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他们被称为“逋逃之种”。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藩主岛津义久大为感激，把他留在了身边，让他担任御用医师。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①

^① 侯继高：《全浙兵制》卷二附录《近报倭警》；《鹿儿岛县史料·旧记录录后编二》。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

进入万历十九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批外藩武士与足轻（步兵）。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要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鲜。

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倘若朝鲜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仪后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许仪后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大明。小小的日本，居然做起了鲸吞中华的春秋大梦。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这个小国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因此，许仪后决定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一遍，以便祖国参考。

于是，这位爱国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驾轻就熟，可一涉及军事，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必须得是中国人，而且要知兵。

于是，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登场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国安，福建人，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①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已经漫无可考。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可以看出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

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配合许仪后。两个人忙碌了很久，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集一处，总结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共五千多字，分成了六个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人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其详尽，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回大明去，却是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

^① 《西州投化记》。